

二十世紀  
中國作家  
懷人散文

主 編  
馬蹄疾 陳漱渝

曹

聚

仁

集

知識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1983—2003

2003.12



集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二 十 世  
中 国 作  
怀 人 散 文

主 编  
马蹄疾 陈漱渝

曹

聚

仁

■  
集

知 识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曹聚仁集/陈漱渝主编;曹聚仁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5

ISBN 7-5015-1467-4

I. 二… II. ①陈…②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114 号

---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福利工厂宏发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ISBN 7-5015-1467-4/ I·77

定价:13.80 元

# 怀人以述志， 纪实以明史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序

陈漱渝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创作被视为收获至为丰饶的领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的这一结论，是对散文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估。据统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中，小说、诗歌的出版量超过了散文集的出版量，但就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言，散文小品的成就却超过了其他的文学样式。相对而言，散文创作所受外来影响也远比其他文体所受的外来影响微弱。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建设时期，不少散文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输入外国散文随笔理论。最早探讨现代散文革新的是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先驱者，但他们对散文的特性一时还难以界定，对散文语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明白畅晓，简洁自然，即重视散文语言必备的朴实美，而无意中却忽略了追求使读者获得高层次审美愉悦的深邃美。有人将胡适散文比喻为水晶球，虽然晶莹剔透，但细看多时就渐觉乏味，就是这种理论必然导致的后果。促使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性散文诞生的是周作人。1921年6月18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美文》，公开提倡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小品。这种“美文”可偏重抒情或偏重叙事，也可抒情与叙事相夹杂，但无论属哪一种类型，都要以深刻的思想作灵魂，以真实简明为美

学标准。周作人还指出,要给新文学开辟出这块新的土地来,既要借鉴外国的美文(如英国的散文随笔),又要继承古典美文,如“序”、“记”、“说”的传统。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成为了现代散文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上,鲁迅也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率先在中国提倡闲谈体(或称娓语体)的散文。书中有一段话为当时的散文作者广为传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 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即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中,或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或强调语言的独特旋律,或强调散文的时代脉搏,或强调散文的确切思想,或强调散文“美在适当”……直到 1935 年 8 月,郁达夫才对现代散文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指出,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征是,每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作家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家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气质无不在散文中得到纤毫毕现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比小说更具自叙传色彩。此外,现代散文不仅题材的范围扩大,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很宽泛,既可以使用典雅洁净的语言,也可使用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则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即散文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和社会,使作品达到“一粒砂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艺术境界。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

上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繁荣。

就五四时期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论，的确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正如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中所概括：“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1926年7月31日《文学周报》）比如，按题材划分，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议论散文，有胡适、瞿秋白、孙伏园兄弟等人的游记散文，有焦菊隐、高长虹、于赓虞等人的抒情散文。按风格而论，冰心的散文委婉雅丽，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自然，许地山的散文联想丰富，徐志摩的散文词藻富丽，以至有时“浓得化不开”。以文体而论，则有闲谈体，随笔体，格言小诗体，自由体，抒情体……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为日后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叙对象，可以剪裁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之外的“杂传”。早在二十年代，朱金霞先生与陈源先生讨论传记文学时，曾谈及这种文体中“史”的因素与“诗”的因素结合的艰难。他以撰写孙中山传记为例指出：“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得面孔死板，令人读了头痛。”（《西滢闲话·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朱先生的上述见解可谓是经验之谈。但在怀人散文的作者

笔下，“史”与“诗”的矛盾却往往迎刃而解。因为他们首先是文人，可以拾贝为纸，折柳当笛；跟传主之间又有着直接的交往，素材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对其人的生平史实可说是烂熟于心，因而又可以立碑写人，刻简记史，使作品不仅富于文学性，而且富于史传性。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中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卷三十《答戴园论诗书》）。怀人散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传真，即再现缅怀对象真实的生活片断，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符合人物的真实语气，真实神态，真实气质，使读者如睹其形，如聆其声，如结交其人。怀人散文不等于人物的功德碑或编年史，而只是透彻剖析人类心灵与行为动机的载体。因此作者不仅要写出缅怀人物的业绩或平凡处的闪光点，而且还不应讳饰人物的弱点、缺点、局限性，以生动的细节立体化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血肉之躯。古希腊作家、《亚历山大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说得好：“美德或者恶行并不总是在最光荣的事业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通常倒是某些细微的举动，只言片语或一颦一笑，较之阵亡数万人的会战，千军万马的调动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出人物性格。”

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分支，怀人散文在艺术性上自然也有自身的追求，如语言的生动精炼，结构的精巧缜密，情节的繁简有致……凡此种种，都应围绕着一个重心，即刻画人物丰富多彩的性格，揭示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示人物人格形态的生动性。简而言之，就是要“传神”。“神”者，个性也。无论是以形写神，略形写神，或形神兼备，都只是为了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不过，跟人物传记比较起来，怀人散文并不追求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而往往只是抒写作者情感激流中的一幅倒影、作者记忆林荫下的一片残叶、作者心灵潭水中的一朵行云，因而对传主个性的揭示不可避免地带有更鲜明的主观

色彩，字里行间也无不渗透着作者本人的修养情趣、秉性气质。

怀人散文贵在“传真”，重在“传神”，而志在“传情”，即抒发作者对缅怀对象的敬仰、思念或悼惜之情。《罗丹艺术论》中有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感情。”怀人散文与一般抒情散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者和描写对象之间有着直接的感情纠葛，由于两地睽离，或生死乖隔，情感的激流就会冲出闸门，奔突汹涌，不可遏止。完全可以说，怀人散文的写作过程，就是感情流泻的过程，就是以思念使故人形逝影留，以追怀使旧友音容再现的过程，所以跟其他文体的创作相比，怀人散文的情感应该更鲜明、更真挚、更强烈。这是决定创作成败得失的关键。

怀人散文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跟其他散文门类相比，其史料价值显得尤为突出。历史是由千百万民众的多方面活动谱写的，任何人的生平，只要是如实加以记叙，都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怀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文化人，其抒怀对象也往往是文化圈里的知名人士。为研究这些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生平提供第一手的生动资料，是怀人散文具有的独特功能。美国传记文学大师欧文·斯通在谈到创作杰克·伦敦传的体会时写道：“凡在杰克·伦敦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我都加以寻求，加以访问，从他们取得资料。我有时觉得，这些人为了使杰克·伦敦的传记圆满无缺，才都活在世上了。”（《马背上的水手·序》）感谢那些优秀怀人散文的作者，他们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与旷达的人间情怀，而且以其提供的大量素材丰富了无数杰出人物的传记，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可敬。

如同西方传记文学的繁荣始于冲决教会精神罗网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我国现当代怀人散文创作的高潮第一次出现在打破偶像的五四时期，第二次出现于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确认和尊重，怀人散

文的花朵才有赖以生长繁茂的社会土壤。怀人散文倍受读者青睐的另一层原因,是因为二十世纪已经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在本世纪当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和数不胜数的局部战争,经历了使不少善良人为之目瞪口呆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中国人民遭受的内患外侮似乎更多一些。为了迎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明天,为了替子孙后代谋求一个更为合理、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人们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无数真实的人的真实一生,或其一生中的若干真实片断,集合起来就是一幅大时代风云翻卷的真实而壮阔的历史画面。这将促使现代史学突破御用史官的既成模式和从个人直觉出发解释历史的做法,让历史一步步贴近于它的本来面貌。可以断言,怀人散文为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各部门学科提供的滋养,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

本套丛刊选收的怀人散文,均出自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手笔。但由于不同作家政治倾向、写作风格不同,也由于所收诸篇写作时期不同,不同的选集呈现的特色也各不相同:有的词藻富丽,有的冲淡自然,有的激越奔放,如浩浩江流;有的含蓄委婉,如潺潺泉水……对人物的品评因作者思想立场不尽相同也会有得当、不尽妥当和失当之分。因此,读者对人物的理解评价不能完全以作者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这是必须予以说明的。因资料所限,对诸文篇主的注释有详有略,亦盼读者谅解。

# 目 录

|     |            |
|-----|------------|
| 1   | 鲁迅先生       |
| 5   | 我与鲁迅       |
| 11  | 鲁迅与我       |
| 16  | 也谈郁达夫      |
| 22  | 《背影》作者朱自清  |
| 29  | 白屋诗人刘大白    |
| 35  | 诗人汪静之      |
| 40  | 我和林语堂吵了嘴   |
| 42  | 南社——新南社    |
| 47  | 《情书一束》的故事  |
| 53  | 纪念欧阳予倩     |
| 75  | 记梅兰芳       |
| 98  |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
| 102 | 《太白》社与陈望道  |

|     |                 |
|-----|-----------------|
| 107 | 不除庭草斋夫陶行知       |
| 109 | 谈蒋梦麟            |
| 114 | 我与黎烈文           |
| 119 | 《立报》            |
| 125 | 陈灵犀与《社会日报》      |
| 131 | 经子渊先生           |
| 135 | 校长姜伯韩           |
| 141 | 《平屋杂文》          |
| 144 | 我们的舍监夏丐尊        |
| 150 | “可杀的张凤”         |
| 155 | 李叔同先生           |
| 158 | 朋友与我            |
| 162 |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曹礼吾 |
| 169 | 楚狂老人陈子展         |
| 175 | 《非孝》的故事——施存统    |
| 178 | 史学家杨人楩          |
| 183 | 书记翩翩潘伯鹰         |
| 187 | 三个胖子的剪影         |
| 193 | “余致力”           |
| 198 | 和平老人邵力子         |

|     |           |
|-----|-----------|
| 204 | 未进大观园的吴稚晖 |
| 210 | 将进大观园的吴稚晖 |
| 215 | 进了大观园的吴稚晖 |
| 221 | 蒋经国的前半夜   |
| 224 | 小凤叶楚伦     |
| 226 | 先父梦歧先生    |
| 231 | 我的母亲      |
| 235 | 她的婆婆      |
| 241 | 罗素在中国     |

## 鲁迅\* 先生

今天上午，接到友人的电话，说鲁迅先生去世了，心中颇有点痛楚；二星期前，我在内山书店碰到他，人是那么瘦削，他说“已经过了危险期，大概不要紧了”。谁知一日间冒点外感，竟以不治。他的身体不好，为日已久；我曾写信劝他到山水之处休养一些时，他的回信说：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低气压之下，这个文坛斗士受到怎样一种压迫和误解；屡次传说他要到杭州、青岛、日本那些地方去调养身体，终于不成事实；患着很危险的肺病，得在上海尘嚣中了结

---

\*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姓周，本名樟寿，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

他的残生，大概和“低气压”不无一点关系吧。不过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最近这一周，还努力于写作和翻译；他真以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文坛，不曾偷懒过一日呢。他有一回来信，谈到他自己的为人：“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他之于文坛，实实在在随时随手在做有益于人之事。他说自己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就来呐喊几声。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已经有点怀疑起来，而且失望颓唐得很；但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他又有提笔的力量，夹杂着设法治疗旧社会病根的愿望。他的作品，自小说以至杂感小品，无不弥漫着战斗的气氛，和新的战友同其步伐。我今天翻开抽屉，整理他写给我的信件（长长短短约有四十多封）；其中有一封论及林语堂先生的，我不妨引来证明他的爱社会的热情，他说：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拚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他对朋友忠告善道，一以社会国家的福利为归，他之所以能成为思想界的前驱，并非偶然也。

当我在编《涛声》的时候，鲁迅先生用罗忼的笔名寄一稿给

我，题目是《论赴难和逃难》，我当时并未留心“罗忒”便是他的笔名。刊出以后，忽有一个读者来问：“罗忒是不是鲁迅的笔名？笔调太相像了。”我们于是仔细研究一下，也推测是鲁迅先生的稿子。（后来见面时，他自己对我证实了。）我当时曾提出一个小问题，所谓“鲁迅的笔调”究竟是怎样一种笔调？依周作人先生的说法，这种笔调，多用“反语”（Irony），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造成了 Satiric Satire（讽刺者的讽刺），换句话说，即所谓“冷嘲的笔调”。在我们的谈论中，我曾取鲁迅先生在暨南大学讲稿中的一段为例，那段话是：

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这便是“反语”的一个例子。（“反语”谓表示某种意见，用其“正反对”之语，从修辞上说来，是 Paradox 之一种）说社会要有被杀被囚的文学家才觉得有趣，说文学家自己做戏给人家看是一种热闹，说看人家挨打是颇觉有趣，都是用“正反对”之语；这种话，粗看很不合理，细看恰合乎至理，这是用反语的效果。“讽刺文学”和“政治黑暗”成正比，在言论不自由的圈子中，“反语”最用得着；鲁迅先生的笔调也可说是时代的产儿。

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自有很多人说过了。我所要添的蛇足，还是从他的来信中先节取一段来看看：

我……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轻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发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

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也许有人说鲁迅先生最落寞，最少合得来的朋友，最爱发脾气吵嘴；但在另一面，他正是个能“略小节而取其大”的，富于友情的人呢。我曾经读他的《朝华夕拾》，其中有一篇叙述他自己和范爱农的交谊，范爱农晚年落拓，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闻其语，可以想见这位酩酊的小酒人和鲁迅先生是怎样肝胆相照的。我想在鲁迅先生的几十年的老朋友的眼中，鲁迅先生不会被看作最爱发脾气的人吧？

如今，鲁迅先生死去了，懋庸兄说他所拟编的《中国文学史》没有编成，是中国学术上的大损失，的确，这是大损失。鲁迅先生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但他所要做而未做成的工作还很多很多。我依旧引他的一段来信来结我的忆念，他说：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须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弹炸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

唉！以鲁迅先生之努力于文艺工作，而他竟不能有写作的余裕，从容来完成《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对着鲁迅先生的遗容，该想起这个问题来吧？